



终极罪恶

ZHONGJIEZUIE

朱维坚 作品集

群众出版社



朱维坚作品集

终极罪恶

群众出版社
2004年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终极罪恶/朱维坚著. —北京: 群众出版社, 2003.11
(朱维坚作品集)

ISBN 7-5014-3009-8

I. 终... II. 朱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79898 号

终极罪恶 (朱维坚作品集)

朱维坚著

总策划: 吴晓鸣 艾群

策划: 易孟林 张西

责任编辑: 张西 季伟

封面设计: 郝大勇

出版发行: 群众出版社 电话: (010) 67633344 转

社址: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十五号楼

邮编: 100078

网址: www.qzCBS.com

信箱: qzs@qzCBS.com

印刷: 利森达印务有限公司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开本: 880 × 1230 毫米 32 开本

字数: 372 千字

印张: 13.5 插页: 2

版次: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

ISBN7-5014-3009-8/I·1270

印数: 6001—10000 册

定价: 23.00 元

群众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群众版图书,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。



楔子

不知是白天还是黑夜，不知是阴天还是晴天，不知是天上还是地下，不知是城市还是村庄，看不见太阳，也没有月亮，却能看见周围的景物：好像有山，有水，有树林，也有人在活动，但是，听不到声音，没有一点生机。

我就置身在这样的环境中，与他对峙着。一种强烈的仇恨、愤怒和恐惧、无奈攫住了我的身心。

也不能清楚地看清他的模样，只感到他好像穿着一件暗灰色的衣服，身躯极为高大臃肿，甚至遮去大片天空，一张看不太清楚的大脸在对我蔑视地笑着。他的身旁还隐隐簇拥着很多人，也看不清楚有多少，长得什么样，虽然不像他那么高大，却也和他一起用蔑视的目光对我笑着，与我对峙着……

我的身后也有一些人，看不清他们面目，看不清他们有多少。他们虽然在我身后，却保持着很远的距离，我虽然没有回头，却清晰地感到，他们都用同情、期望、担心、恐惧的目光望着我，可不能给我以有力的帮助。

我知道，我不能后退，我要和对面的他战斗，但我没有取胜的把握和信心。因为我意识到，我们之间力量相差悬殊，我不是他的对手。但是，我就是不能后退，我必须面对他。我知道，如果不这样做，等待我的将是无边的黑暗和绝望，我将生不如死。

我必须和他战斗！

可是，我的战斗却无法付诸行动：对他怒吼，发不出声音，想冲

向他，却拔不动双腿，向他射击，却听不到枪声，枪膛里也射不出子弹……

我的身心似要爆炸，我无声地怒吼着，使劲扣动手枪的扳机，终于，枪响了，却发出奇怪的声音。

“当——”

是钟声。我醒来了，大汗淋漓地坐起来。墙上的挂钟在打着十二点。正是午夜时分。

又是这个噩梦。

已经过去一年多了，这个噩梦还在缠绕着我，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摆脱它？

我知道这个梦的由来，它源于那起案件，源于夏城。那是噩梦产生的地方。

我是个刑事警察，警龄已经二十多年了，我破过很多案件，也到过很多地方。可是，没有任何一个案件给我留下这样的噩梦。它不但充满血腥残酷，使我历尽艰辛，而且，深刻地改变了我的命运。

应该把它讲出来，写出来，或许，这样能使我远离噩梦。

试一试吧。

好像也很容易，一切，就像电视剧镜头一样出现在眼前：

一幢楼房顶上。

一年轻女人纵身跳下。

一幢豪华饭店外。

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抡着一把菜刀，向一个身高体壮的中年男子砍去。中年人躲闪，脊背被砍中。几条汉子冲上，将行凶者制服。

一个火车站的候车室内。

行凶的男人拼命向外跑去，两个汉子在后边追赶着。

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叫着爸爸，向外追赶着，哭叫着……

……



写到这里戛然而止。
再往下,我该出场了。
我能讲下去吗?我能写下去吗?
我有勇气写下去吗?
我可以写下去吗?
可以这样写吗?
允许这样写吗?

不管这些了,你经历了那么多,失去了那么多,经过那样的噩梦,还有什么顾虑、有什么可怕的呢?

写吧,为了死去的那些人,为了夏城的百姓,为了噩梦不在他人的身上重演,把那一切都写出来吧。

写吧。用我的心,用我的情,用我的爱,用我的恨,用我的血,用我的泪——

写。

第一章

1

很难说这个案子——或者说这起事件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,我只能从自己介入时讲起。

那是一个春天的夜里,天是阴着的,没有月光和星光,夜风轻柔,夜色深沉而宁静,罪恶就发生在这个时节,这种情境中。

那天夜里的一切我记得十分清楚:我和小赵本是为破一起系列拦路抢劫案蹲坑的,半夜时分,其他同志换班来了,我们就离开岗位回家休息,在一个小巷口,我们分了手,小赵顺大路向远处走去,我则走进了小巷。通过这个胡同,再拐个弯,就是局里了。

我要回队里去睡,算起来,我已经有半个多月没回家睡了。

小巷很黑,很静。由于多年来的刑警生涯,我对自己的胆量一向是很自信的,我曾经自豪地对人说过,我已经不知道什么叫害怕了。然而,当我面对着那个黑乎乎的小巷时,不知为什么,一种不祥的感觉在心中生起,接着被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攫住了身心。我感到,这个小巷是那样的神秘,那样的恐怖,让我想马上远远跑开,但同时,它又好像有一种不可抗拒的诱惑力,不让我走



开,吸引我走进去。

这种感觉虽然很短暂,却清晰地感觉到了。我镇静了片刻,点燃一支烟,迈步走进小巷。

那种感觉我现在还记得,我没有时间研究什么神秘现象,可那件事和后来发生的一切,使我真的感到冥冥中好像有着什么看不见的东西,好像有什么预兆。

我走进了小巷。由此,也走进了自己生命中的一段黑巷。

一系列难以置信的案件也就从此开始了。

走进小巷不远,前面的黑暗中忽然传来异常的响动,我一惊,急忙隐下身来。很快辨出,是厮打的声音,还有人低低恨恨地骂着:“你们太毒了……”隐约中,我看见搏斗的身影,是两个人、不,是三个人。一个压抑着的愤怒声音传过来:“……我跟你们拼了……”

接着,一个人的惨叫声传来,随后是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向我这边跑来,接着有人大叫起来:“二彪,二彪,你怎么了?二彪你说话呀……妈的,周春,你往哪儿跑,我非整死你不可……”

一前一后两个人的脚步声向我奔来。

这时,职责已经使我忘记了不祥和恐惧。我迅速退出小巷,回到灯光中,拔出手枪,打开保险,对准小巷口。随着慌乱的脚步声,一个人影从黑暗中跑出来。我横跨一步挡住去路,枪口指向来人说:“站住!我是警察!”

借着旁边电线杆上的灯光,我看到一张惨白惨白充满惊惧的脸。这是个瘦瘦的男子,三十几岁的样子,见到我一愣,手随即向后退一指说:“快,救命,他要杀我……”

随着瘦子的话音,小巷中又奔出一个身高体壮的汉子,他手持一把尖刀,满脸杀气地大骂着:“妈的,你往哪儿跑……”尖刀闪着寒光刺向瘦子。我已经来不及多想,闪身让过瘦子,拦住持刀行凶者,说:“不许动,我是警察,把刀放下!”

然而,持刀汉子听到我的喊声,只是稍稍愣了一下,伸掌向我

一推说：“滚开！”又舞刀向瘦子追去，当我再次堵住他的路时，他竟然骂了句“去你妈的……”一拳向我击来，我猝不及防，下巴挨了一拳，强大的打击力使我踉跄后退几步，差点摔倒。乘这机会，持刀者拔腿向远处的瘦子追去。

我站稳身子时，汉子已经追出好远。我边追赶边把枪指向天空，扣动扳机，嘴里大叫着：“站住——”

枪声发挥了作用。倒不是汉子听命站住了，而是前面传来喝叱声：“站住，我是警察——”

是小赵的声音。

远远的前面，可见小赵的身影拦住了汉子，接着两个身影厮打到一起。我没有为小赵担心，尽管这个汉子粗蛮有力，却绝不会是小赵的对手，我甚至都没有加快脚步。果然，只听小赵冷笑一声：“跟我玩这个……”一声重物砸地的声音，汉子已被打倒在地，待我赶到时，刀已扔到地上，两只手臂被小赵拧到身后，我掏出手铐正好铐住。

可是，汉子并没有害怕，而是用力地挣扎着大叫道：“你们干啥？凭啥抓我？他是凶手……你们是啥警察，眼睛瞎了咋的呀，他杀了我弟弟，杀了我弟弟呀，就在那胡同里边哪，你们还不快去抓他呀……”

什么？我一惊，回头再找瘦子，早无影无踪了。

我和小赵带着汉子再次奔进小巷。火机的光亮中，可见地下躺着一具人体，胸膛深深插着一把匕首，只剩下刀柄露在外面。我摸了摸死者的脖颈，尚有温度，刚死不久。汉子扑到死者的身上，放声大哭起来：“二彪，我的亲弟弟呀，你咋死了……”哭几声又破口大骂：“周春，我操你妈的，我一定要杀了你……”接着，又对我和小赵大叫起来，“都怪你们，放跑了他，我要告你们……”

我的心一阵不安：难道抓错人了？这……

胡同外面传来警笛声，110 巡逻警察赶到了。



2

好像真的抓错人了。

回到队里，我和小赵立刻对汉子进行询问。很快弄清，他叫刘大彪，从一个叫夏城的地方来，死者是他的弟弟，叫刘二彪，他们哥儿俩是出来做生意的。我查看了死者的面目，确实与汉子相像，两人的身份证也证实了他们的兄弟关系。关于跑了的那个瘦子，刘大彪说他叫周春，也是夏城人，正是他杀死了弟弟。他还说，周春是一个重大在逃犯，当地公安机关正在通缉。他和弟弟从夏城来，在火车上发现了，就偷偷跟上了，他从这里下了火车，他们也跟下车来，不想被他发现，他在那个小巷中隐起身来，当两人跟进去时，他突然冲出来，给了二彪一刀，杀死了他。

对这些话我将信将疑。难道真是这样？我细细地打量着刘大彪：他有二十五六岁的样子，五大三粗，肌肉发达，是一副干体力活的身坯，可神情上很难找出那种应有的朴实，反倒透着几分痞相，眼珠子骨碌碌直动，显得愚顽而又狡诈。这样的人，能有这么高的觉悟，见义勇为，沿途跟踪抓逃犯？还有，在他身上发现的东西也令人生疑：除了车票、身份证、厚厚一沓百元及五十元面值的人民币，还有一个“大哥大”电话，一个传呼机。更吸引我目光的是，面前的桌子上还有那把匕首，十分锋利，是典型的杀人利器，刺中要害，绝对一刀毙命。这是从他的手上夺下的。他为什么要带着这个？

也正为此，我们一直没有打开他腕上的手铐，对他的抗议也置之不理。小赵直言不讳地说：“你的话有很多疑点，你说周春杀了你弟弟，谁看着了？他一个人，敢跟你们两个身强力壮的人动刀子？对，这把匕首又是怎么回事？你为什么带着它？还有，我已经声明了是警察，你为什么还跑，还想捅我？你都给我解释清楚！”

“这……”刘大彪眼珠子滚了一下叫道，“我带刀出门是防身的，这年头社会治安不好……你们说是警察，又没穿警服，我还以为是周春一伙的呢。再说了，当时二彪让他捅了，生死不知，我都急红眼了，哪顾得上别的呀！”

说得倒也有几分道理。对此，我们虽然不十分相信，却也不好否定。我转了话题。“那好，我再问你，你说这个周春是在逃犯。他犯了什么罪？”

刘大彪听到这话露出得意的笑容：“他呀，那罪可多了，殴打他人，杀人未遂，连县委书记都让他打了……不信你打电话问问我们夏城公安局，他们正到处抓他呢！还说抓住有赏金，要不我们哥儿俩为啥这么干哪！”

我装作随意地问了一句：“嗯。那么，他有几个人？”

刘大彪一愣：“啥几个人？”

我说：“你刚才不是说，你们在火车上发现了，就开始跟踪，见他在我们这里下了火车，就跟了下来。我是问，你们跟他这么长时间，发现没发现他有同伙？”

刘大彪狐疑地又骨碌起眼睛：“这……没有哇，就他一个人。”

我继续追问：“在那个小巷里，他杀你弟弟时，也是一个人吗？”

刘大彪迟疑地道：“这……是啊，就他一个人！”

我换了个话题说：“好，下面再谈谈你。你刚才说，你和弟弟出来是做生意的。请问你们都做什么生意？”

刘大彪口气不那么流利了：“这……这也没一定，我们是出来看看，什么能赚钱，就做什么！”

我又问：“那么，你们在家中，我是说在夏城都做什么？也是做生意吗？”

刘大彪试探着回答：“这……是啊！”

我问：“都做什么生意呢？”

刘大彪：“这……也没一定，我们主要是帮别人的忙，对，我们帮别人做生意！”



我问：“帮谁？”

“这……”刘大彪迟疑了，“你问这些干啥呀？”

我说：“回答我的话，你在夏城都帮谁做生意？”

刘大彪迟疑着不说。小赵一拍桌子：“怎么，是不是有什么鬼，为什么不回答？说，帮谁做生意？”

刘大彪低下了头，想了想低声说：“帮金大哥！”

我问：“金大哥是谁？”

刘大彪为难地说：“这……他叫金显昌。”

请注意，这是一个重要的名字。只是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，也完全没有想到，这个人将对我的命运发生决定性的影响。

当我接着问金显昌是什么人时，刘大彪再次为难起来，反问道：“你问这么多干啥呀？他……也算是个生意人吧！”

小赵问：“什么叫也算？他到底是干什么的？”

刘大彪不知咋回答了。他支吾一下，突然恼羞成怒了，说：“你们到底要干什么？有啥话去问他自己好了，我们哥儿俩只是从前帮过他的忙，现在自己干，已经好长时间不跟他来往了……告诉你们，我弟弟让人杀了，是周春杀的，你们为什么不去抓他，却跟我没完！”

这话还真叫我们有点难以应对。恰在这时，桌上他的的传呼机突然叫起来，我抓到手中，同时扫了他一眼，发现他面上现出不安之色，身子动了一下，似要冲上来与我争夺，又无奈地放弃了，眼睛却盯着传呼机不动。

传呼机上只有号码，没打姓名和内容。我把它拿到刘大彪眼前问：“看清楚，是谁传你？”

刘大彪明显地惊慌起来说：“这……我……我也不知道是谁的……”

我拿起桌上的手机道：“怎么，不说实话？对不起，我用一下你的手机行吧！”

刘大彪急道：“别、别……你别打，我说，是金大哥呼我！”

我问：“金大哥？就是你刚才说的金显昌吗？你不是不跟他干吗？他为什么还呼你？”

“这……”刘大彪不知怎么说才好，“我也不知道哇……这事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……我求你了，别给他打电话！”

他的话不但不能阻止我，反而勾起了我的好奇心，可就在我要打电话时，有人敲门，一个年轻姑娘的声音传进来：“小赵，小赵，你在里边吗？开门！”

是苗佳的声音。原来天已经大亮，上班时间到了。苗佳进屋后，我和小赵商量一下，决定先出去吃点东西，把刘大彪交给她看守，趁这工夫，也消化一下目前这一切。

捎带说一句，苗佳是我们刑警队的内勤。

3

我和小赵进了一家包子铺，一边吃包子，一边交流看法。

小赵的意见和我差不多，他说：“第一，他不像生意人。看他的身体，他的作派，要说是打手还差不多，哪有一点生意人的样子；第二，就凭他这样的，能有这么高的觉悟？啊，在火车上发现在逃犯，就一路跟上了，最后被罪犯杀害……他们为什么不向乘警报告，非要自己跟踪？第三，我看，这小子也是使惯刀子的，向我下手的时候可麻利了，我要躲得慢一点，肚子保证一个窟窿……对了，李队长，你为什么反复问他，周春是不是一个人？”

我喝了一口粥，把心中的疑团说出来：“因为，我在小巷里听见，有人说了句：‘你们太毒了’……”

小赵“啪”地把筷子摔到桌子上说：“‘你们’？一个人是不可能称你们的，那么，这句话是周春说的。你是说……周春他可能是……那他为什么要逃跑……”



这正是我心中所想的，但是我不敢叫准，也许当时没有听清，可总要认真查一查。我对小赵说：“一切还得等刀柄上的指纹鉴定出来后才能确定。这样吧，吃完饭，咱们分别打个电话，你找夏城公安局联系，问一下刘大彪这个人的情况，我按照传呼上的号码跟这个金大哥通电话，也许能问出点什么来！”

小赵完全同意我的意见，还高兴地告诉我，他有个警校同学在夏城公安局，叫郝平，与他关系非常好，可以找他帮忙调查一下。

我用刘大彪的手机拨了几个号码，电话很快接通了，还没等我张嘴，耳朵里就响起一个粗重无礼的声音：“是大彪吗，你他妈干啥来着，才回话……哎，你咋不说话，你是大彪吗？你到底是谁，快说话！”

我咳嗽一声说：“您是金显昌先生吗？”

电话里的声音警惕起来，但仍然显得凶横：“是，咋的，你到底是谁，有啥事？”

我考虑着说什么，对方却不给我时间，声音更大了：“哎，你没听见吗？你是谁？有什么事儿？”

我忽然脱口而出：“我是刘大彪的一个朋友，他让我给你打电话，告诉你他出事了，被公安局抓起来了，让你想办法救他。”

对方静了片刻，声音忽然变得慌乱而又愤怒：“这……你他妈到底是谁？刘大彪他抓不抓起来和我有啥关系，你跟我说这些干啥？你是哪里，到底是谁，为啥给我打这个电话？”

我拿着手机不吱声，电话里的声音更焦灼了：“哎，你咋不说话呀……”

我把手机关上了。就在这时，小赵也来到我身边，大声说：“李队长，我跟夏城那边联系上了，先找的郝平，这小子不知为啥吞吞吐吐的。他说，周春确实是个杀人逃犯，他们局正在组织力量追捕，还专门为他成立了专案组，由一个叫金伟的治安科长当专案组长。我又给这个组长打了电话，他证实了郝平的话，内容和刘大彪

说的差不多，金伟还说他知道刘大彪这个人，在当地没什么劣迹，和金显昌也没什么关系。我又向郝平打听了一下金显昌这个人，他说当地确实有这个人，只是不太了解。”

这时，刀柄上的指纹鉴定结果出来了，确实不是刘大彪的。那么，肯定是周春的了。

可我和小赵还是觉得这里有事，对刘大彪不太放心。

我们把一切向队长和局长做了汇报，局长决定派我带小赵去夏城，把这案子查清，并力争抓捕周春归案。

这时，我不能再回家了，得收拾行装啊。

小赵对我说：“李队长，今天晚上就在家住吧，你和嫂子这么多年了，还闹什么，说几句软话就过去了。这次出去不知多少天回来呢！”

事情哪有这么简单？我苦笑一下，什么也没说。

对，该讲讲我自己的事了。

4

我是个普通人，叫李思明，对，是个刑警，而且是刑警队的副队长。不过必须说明的是，我是城市公安局刑警队的副队长。队长高配才配到副科级，我只是个正股。四十五六岁的人，也“鼓”到头了。

我的家庭也很普通，是三口之家。我这个年纪，一般都有两三个孩子，可我结婚晚，只有一个儿子，今年十七岁。想到儿子我心里高兴了些。儿子是好样的，懂事，而且聪明，学习成绩好，总是全班前三名，现在上高二，明年就该考大学了。他也挺有雄心壮志的，要考清华，将来搞科研，这使我很欣慰。我小时候学习也很好，可小学没毕业就赶上文化大革命，根本没大学可上。好歹小时候爱读书，



偷着抢着地多看了点书，还不算是文盲，三十多岁又通过自学混了个大专文凭，就到头儿了。这些年，我一直为自己没能上过正式大学而遗憾，只好在儿子身上圆大学梦了。

关于妻子，她可有点不一般，我们的关系也不一般。关于她以后再说吧，我的心很乱，恐怕难以保持客观。目前，我们正处于冷战阶段，也就为此，我已经半个多月没回家了。要不是出差，我现在也不会回来。现在，我回来收拾行装，也希望在临行前能平心静气地和她谈一谈，希望能有一个平静的心情外出办案。我们已不是年轻人了，没必要再赌气了，冷战状态长期持续下去对谁也不好。而且，心情不好对出差办案也有影响。

晚上，我就抱着这样的念头回到家中，来到楼下，我还特意停下来，抬头望了一会儿整个家属楼，望了一会儿自家的窗子的灯光。在一阶阶上楼梯的时候，还直劲地告诫自己要冷静，不要再和她争吵了，能和好尽量和好。

然而，一切并不是由我的意志决定的。

我打开锁走进门厅的时候，首先看到的是儿子，他是听到开门声从自己的卧室里走出来的，手里还拿着一本课本。看到是我，高兴得叫起来：“爸爸，爸爸回来了——”接着，推开客厅的门叫着，“妈，我爸爸回来了！”

这时候，我听到客厅内 VCD 传出的低柔的歌声。

听到儿子的呼叫，屋里的歌声中断了。一个人从房间里走出来，不过不是妻子，是个三十多岁、衣冠楚楚的男子。他看到我，有几分尴尬地笑笑，点点头打个招呼，急急走向门口。我见过他，是市群众艺术馆的一个业务干部，和歌舞团有点关系。接着，妻子也走出来，她看也不看我一眼，一直送男人出门，还探出头大声说了句：“有时间常来呀！”然后关上门，仍然看也不看我一眼，转身回到客厅，并用很大的声音关上门。

客厅内再次响起歌声，声音比刚才还大。

我的心“刷”地冷下来，站在原地好一会儿没动。

儿子同情地看我一眼，冲进客厅，用焦急、央求的声音叫起来：“妈，我爸爸回来了，快做饭哪，我也饿了！”

妻子很大的声音从客厅传出：“谁饿谁去做，我不是服务员！”

一股怒火从心头升起，可被我压住了，我什么也没说，开门走进另一个房间。

这个房间是卧室，是我的卧室，我和妻子的卧室。

我走进来，忽然对它有一种陌生的感觉。稍稍注意了一下，一切并没有变化，可是，以往那种温馨、温暖却再也不见了。我下意识地叹口气，打开衣柜门，找出一个旅行袋，开始寻找自己出门要带的衣物。

这时，我感到身后的门开了，回头看了一眼，是儿子。他默默地看着我。

我草草拣了两件换洗的衬衣塞进旅行袋，拍拍儿子的肩头，欲往外走。儿子拉住我的袖子，低声说：“爸，你要出门？”

我点点头：“嗯，在家好好学习，啊！”

儿子问：“你去哪儿？”

我回答说：“夏城，很远，说了你也不知道。”

儿子又问：“那……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”

我说：“不一定，可能几天就完事，也可能时间要长一些，要看案子办得怎么样。”

我走出卧室，来到门厅穿鞋，准备离开。儿子急得对客厅叫了起来：“妈，我爸要走了，要出远门，要很长时间才能回来……”

这回儿子的话起了作用，房间里的歌声消失了，妻子脸如冰霜地走出来：“你先别走！”

我的鞋已经穿好，望着她的冷脸，也冷冷地反问：“干什么？”

妻子说：“你说干什么，咱们的事解决了你再走！”

我说：“怎么解决？我不是说过了吗？我一切听你的，你说怎么